養素堂文集

養素堂文集卷十六

武威張　澍介侯

論一

太公誅矞士論

韓非子云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發急傳而問之以爲殺賢者後世諸儒多以爲無此事余謂實有之不足爲太公病也讀六韜篇其對文王六賊

曰臣有抗志高節以爲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主之威又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爲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其對七害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而求名言無欲而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又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辯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竊太公之籌策識見深惡此犯言干政者非惡其抗志高節也儻使爲士冥鴻霞蹤滅跡銷聲太公烏得而誅之惟其虛論高議朋比黨援是以誅之不疑耳是猶戮嘗蕩之志也觀漢時竊錮諸賢其必小人而把持朝權公卿倒屣氣焰薰灼宦豎側目咸遭屠戮獨申

屠蟠息影樹下緘口時事得保首領是爲知機明乎此又何疑于湯之誅陰諧文王之誅潘正孔子之誅少正卯也

杜伯論

異哉杜伯之報宣王也白馬朱弓矢殪道左射王中心伏弢而死是誠鬼雄哉何彊鰲至此張子曰此墨子倘鬼之說不可爲訓者也夫杜伯之被誅誠不知其何辜而說死言非其學左儒九諫之而不許卒戮之周春秋以爲宣王之妾女鳩欲通于杜伯杜伯不可女鳩訴于王乃囚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之是杜伯果無辜而死矣吾觀比干受剖心之慘關龍逢炮烙之酷渠其叢巨惡干刑憲哉何

寂無精靈以報沉冤也後世忠臣遭纍虐者多矣亦卒不聞刻期醬報顯箸彊魂何耶或曰墨子之言所以戒人君不可妄殺其臣非猶夫睽車之志也張子曰不覲之天乎或雷霆以殺人或水旱以殺人或暑寒疫癘以殺人而人卒不敢與之爲仇者以造物司其命耳君父亦天也君父而可仇則天亦可仇此悖理之尤者也克黃門辛之言豈未之聞乎觀墨子敘燕簡公殺莊之儀事與此正相類必係杜伯之子孫怨懟宣王造此讕言以明先人之能神宣王之被弑以洩憤懣而後世陋儒稱述坿會爲書如顏之推還冤記仍是歸心篇之旨也彼左儒者豈非朋黨之徒

人哉

李斯論

余嘗讀韓子書痛其抱瑰異之才干彊暴之主欲竭其說卒隕其身而深恨李斯之嫉賢妬能爲已甚也夫斯與非同學荀卿自知其才之不逮非也久矣設非一旦柄用其措施規畫必有大異乎已之爲之者故與姚賈共排之以下吏又恐始皇終悔之而赦之也急遺藥以殺之雲陽其忮心尚可問哉或曰斯乃貪富貴戀權寵之人懼非之見用而奪其位故汲汲殺之也與趙高之殺正先相同余曰斯盖自負其才忌前護短不使他人出其上而欲騁已之

長也觀其駁淳于越之奏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云云直欲箝制天下之口使之卷舌而不敢言而已乃表襮其才于世而莫之與京也呂不韋嚮著春秋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程邈作隸書斯即作蒼頡七章改大篆以與之競始皇之東巡也其禪梁父祠嶧山登琅邪上之罘游碣石巡會稽博士數百人豈無一能揉觚者而勒碑碣之文皆出諸其手其不肯以文章讓眾尚肯以權位假人耶然予由告歸咸陽百官上壽斯喟

然噬息于物禁太盛物極必衰未知稅駕可以知其本志不專在祿位也而二世之所以責問斯者即以韓非之言責之不得已阿意求容乃稱韓子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虜及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之言祈憐于胡亥仍勸其督責群臣既至拘執束縛仰天而嘆自明其忠不即引決腰斬咸陽而欲負薪入鴻門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遂獲免得乎嗟夫此荀卿所以聞其相而不食也巨子所以修道自壓而不出甘為潦歲之鼃也與

伍員論

世儒輒以子胥不與兄尚同殉父難為不孝掘平王之墓

鞭其尸爲不忠數諫夫差不聽弗能遠引爲不智是皆溝猶之見也當死極構讒太子遠竄父兄繫連血汗歐力此何如之奇寃也儋臨伯氏入楚死輕鴻毛則棄父廢名不共之仇翻與戴天子胥盡慮之熟矣于是隱忍避跡覊載來吳見鱄設諸以投闔隙追至闔廬謀合計從楚國旰食麝卷方城蹂其宮室鐘廢九龍社稷爲墟怨毒大雪下獄先靈詎非奇男子哉或曰鄖公辛之弟懷以平王誅其父而欲殺其子辛曰君討臣誰敢讐之君父天也若死天命誰敢讐之此乃臣子正道子胥獨未之聞耶余曰瀣蘇不韋怨司隸李暠害其父掘暠父冢出其尸殘之以祭父當

時論者咸以不諫比子胥所原有云雖一九可愈沈淪盡
救父而不救君是君父固有等殺也孰謂父仇不可報哉
當其扶服昭關徘徊溧瀨蘆中哀吟漁父鼓枻江干楊服
貞女授飡能使避近之人輕執圭而卻劍棄擊絮而捐軀
其精感猶何如者其說闔閭也易如轉圜秘計縱橫奇兵
突晉一發而擲栢舉五戰而覆郢都焚廟毀廢寶器徙遷
據腹抉目擲而詘之平生大憤一朝洗滌能不遐事獻誠
以報知己乎無如屬主玩敵伯嚭貪利讒諫速既非不知
之屬子鮑氏易姓王孫冀圖遺種詎無意哉卒之禍同來
徵悲歌大康屬鏤剄喉懸目歸門魂化怒潮良可悲已闓

之志不幽者思不遠心不鬱者詞不慧吾竊以子胥之報仇雪耻有合名教金石可鑄沈憤難已者也

諸葛君侯治蜀尚嚴論

或問於張子曰昔諸葛公治蜀尚嚴乎余曰否否或愕然曰諸葛公治蜀尚嚴前賢習言之而子獨不然其說安在余曰今之治蜀者於豪右姦猾不敢過問曰艮良弱而魏之三木輒云諸葛公治蜀固如是也余厭聞此說久矣或又曰然則諸葛公治蜀不尚嚴乎余曰吾鄉之治蜀盡嚴於吏而寬於民也耳食者未窺公之作用輒云尚嚴耳不曾觀國僑之治鄭乎焚載書鑄刑書火烈民畏人以是為

子產之猛也而民畏之不知子產之不專姑息者亦惟鉗制彊族俾無踰閑而後民從令也如流水數游楚之皋而放之於吳尸公孫黑於周氏之衢而加木殯伯有於羊肆誅伯石之受邢正外僕之為壇諫子皮之如晉用幣不許尹何為邑而譬之以美錦學製朝廷之上肅然雖犯民乃整風景從莫敢奸法以速戾跡爰鄉之開府佀牧也意慢者雖親必罰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廖公淵憤詭觖望廢之於汶山李正方去心顛倒徙之於梓潼劉威碩言辭虛誕譏還成都來敏亂羣表請退職彭永年自矜得遇既遷於江陽復斃之於獄馬幼常其甄拔者也祁山之役違節

度即誅之常道將曰惡無纖而不貶諒哉蓋其時承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立蜀土人士專權自恣故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此嚴於吏之證也不然所謂專權自恣者豈小民之云乎祁山之戰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人即催遣令去街亭之敗不肯更發兵而將微勞甄壯烈造木牛流馬以轉運餉饋之勞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而居民安堵此寬於民之證也故邦域之內畏而愛之沒之日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今有喻於此一家之內有尊長焉有主事之家督焉有蠢從子弟焉有奴僕臧獲焉為尊長者欲其家之興則責之家督以次

檢束則家可齊設或不然曰取子弟奴僕而呵怒之笞辱之任家督之逋蕩而寥浪則子弟不帥教奴僕不遵約無怪也已太公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韓非子曰聖人治吏不治民賈子曰不治吏而治民民莫之治也武鄉其知之矣何嘗嚴刑峻法歐謚部之民而使之重足而去哉子產相鄭仲尼以爲仁以爲惠人又以爲遺愛不謂之猛也吾於武鄉之治蜀也不謂之嚴者以此況其言曰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白起長於攻戰不可以廣眾嗚乎不可即此以窺侯之以佚道使民乎宋儒以侯學本申韓未純王道毀生瘡痏其見殆出桓子褚小史下耶

平襄侯姜伯約論

當蜀漢之季郭鳩星爵相亮告蜚雲亭成鄉相繼枋政然皆循規据靜無所奮發獨天水姜侯才兼文武志立功名心存滅虜深懈兵意加以膽氣勇決思慮精密謂西方之風俗招羽翼於羌胡豈非上以振國事之衰下以酬武侯之遇哉遂乃出石營圍南安守狄道攻襄武李簡獻城徐質授首拔三縣之民破王經之衆當是時也鍾題蓄銳再練精兵儲將士同心協力上邽吾知鄧艾之師必殲於段谷何乃胡濟後期坐失助援敵人乘隙星散流離此固侯之所不及料者也既而淮南騷動秦川空虛又復赴駱谷

琛沈貓銅長城駐古水魏咒樽懇城將堅固備講春之城少延數月庶相機制變挑戰攻瑕彼守兵無多焉能奏渭上之捷何乃芟芟豎子餉斷不應望風英雄用武無所此又孫之所不及料也迨至關守猗去旋敗孫和以覊旅之猜抱疑危之心爲明哲之惡避嫉覿之害沓中種麥雖有儲胥而關守樹權且斂銅瓏斯固志士所椎心飲血時事之無可挽回者矣然而忠誠懇切睹見機先六年一表般覈求然脫使後主從其后議求而綢繆即備翼化屯防陂要彼鍾鄧者雖饒譎計從爲幾城之爭何由陰平之入而乃徵鬼觽奏事偽遣行致關口之不守陷傳僉於身亾誰

之責哉然猶懸險列營劍閣無虞士季束手糧盡議還當是時也景谷險保思遠兵全黃崇計僞艾將成禽孰意綿竹埋鄉自潰成都驟車趨銅手令解甲此三銅之士所由氣涌如山拔刀所斫與吾觀勃蘇復楚鶴立祈師田單全齊牛焚燧尾自昔偉功多成理外誠使北將咸誅魏卒盡殪大權歸手會猶几肉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不爲難也乃竟白楮未發東門潛焚絕弦將張邂逅不會身殲族覆戮作以終豈非天哉或者見侯續用弗成遂興訾謗以爲區區殘爾翫衆黷旅民嫌其勞國因以斃不知相亮之時猶是幅員而經略中原弗遑寧息則侯之屢耀師

旅猶是鞠躬盡瘁之懷也或又謂反覆順逆矜情雖冀倖獲無成驟於豐爾不知會脅興志好爲事端搆成擾亂反正可圖而密書兩驗矜謀未申由功業之將墜非明斷之不周也或又謂江油兵潰棧道可推遂至五城致賊輕進不知回綱救內首尾受敵即屬嶽鋒豈昧爭先而諸葛瓦解不與意符乘以總帥五將擁衛所事乎若其鄭學擘精晰夕無倦持躬絜儉清素可風遠志當歸必不出諸其口陰養死士是乃期于有爲不獨涼州之上士實天下之雄兒也而孫盛過貶且斥爲魏之逋臣是管仲射鉤九合從勢曲逆刺船六奇無謚反令譙周書筌得稱識時之俊傑

北地伏劍等於經瀆之匹夫吹毛曲論吾無取焉

曹操論

操之惡稔矣弒后弒君殺皇太子甚矣哉余恨之恨之而吾之文不足以誅奸醜因恨當時之主慮患之疏見利之淺且未知天下之勢也方曹之挫兵于赤壁也其勢甚狼狽也爲吳人者欲乘釁兵之銳氣殲孱容之殘魂謂宜于湘江瀨水之上要兩家以太壇歃血爲盟推諸葛爲盟主周公瑾副之大集將士于壇上而盟曰若賊兵至而彼此不相救援者皇天后土殛之若帥兵北伐而有逗遛不進者皇天后土殛之又盟曰荆州用者之也今議以歸劉氏

則劉必德孫同心并力不惟進可以長驅許洛掃彌天之
賊即退守邊疆而蜀據吳江之險操豈敢窺尺寸哉不此
之計令吕陸兩小兒蹶英雄之足乎德亦抱憤而幸三峽
失屬齒毀輔車何謀之左與夫操陰賊險很無復人心其
得以覬覦非常羣材効用專以刑驅術馭非由心服苟控
制得其道吾未見能鴟張也何則操之橫鷙未必勝于桓
元也先帝孫氏之才略未必亞于劉裕也而元督四郡八
州手握戎柄勢如破竹夸其相遷其王巍然竊寵而自王
裕與劉毅何無忌等張膽爭先奮臂一呼大憝折首舊物
反正易若摧朽豈非協謀之故耶蘇氏謂操不能權之以

人重發于劉而喪其功輕發于孫而至于敗究亦事後案成敗之言若其爲奸人謀畫是爲虎附翼也吾不豩也

莊子鼓盆論

胡爲乎妻死而以之鼓盆也媿狐鼠之顧戀無燕雀之徘徊忍矣哉或曰莊周達人也以生爲苛以死爲逸結髮何情齊眉何意箕踞鼓盆聊以自娛嗟乎此殆世之贅民也毋得謂之達彼其蜉蝣萬物秕糠堯舜屎溺視道畜龜視仁不惜以身爲鼠肝蟲臂何知下族之彝倫無怪其卮言曼衍畸行放絕也或曰老聃棄妹而鼠壤有餘糧子休亦猶龍之從也予何訛焉余曰先王制禮無過不及御輪之

始矣以終身其夫富貴也則蘋藻湘錡主季女之尸其去
貧賤也則茹蘗衣黃倘餘光之壁亦甚劬絲矣況夫緜惙
歷時屬纊待盡兒女繞牀而縷血粃鏡髯月而凝塵尚有
肺腸能不愴惻哉曰泰倩之傷神藏其麗質劉放之悴貌
軫乃芳容是用寫幽怨于瑤琴冀通靈于玭后也余曰爵
者此則孟光殂日屍應委于虎狼無鹽殯時隧可薦以荊
棘彼婦人者亦應爲于都化后不爲醜陵沈淵是何言之
莠也蓋莊周當名教猶弛之世肆鬼字僻詭之蹤土苴典
禮莫此爲甚夫樊英濫之通儒也妻有疾則衣冠答拜嘗
林魏之名臣也妻餉饁則田野如賓蓋深知敵體之義者

也若乃魚目常鰥鸞膠不續拊破鏡而流連尋舊簪而珍惜彼都非人情乎哉

曲端論

世徒以金牌屢招黃龍莫飲三字鍛獄隗順負屍爲岳侯之奇冤也而不知曲將軍之被戮爲尤烈夫其枕戈隴右負羽秦川三衙刀瀾百戰箭瘢捜寶散醜撒離哀嘷儳使大帥不掣其肘樞庭得假以權則金城以南鱗府而北胡馬不敢牧秋風不能弓是易易也柰何鶺鴒飛處滿目旗旗鼙子聽姤嫉奪戎麾謫之以来職幽之于牢戶蒭藥濟施猛火殉燃嗚呼慘已夫甘泉延安之陷沒王庶原有可

祖龍方思山鬼銜璧邇已去於佛貍又恐帝祀實臨思歸葬西山故明廷自列乎至若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亾之二十二士沐雨櫛風胼手胝足四十餘年念其勞勛吟不動於龍蛇丞自効夫牛馬雖無仁傑之偉烈返金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秦馬徵於楚井所謂朱安樂后不靡蕭巨之木凝父慘藥不凋歎冬之花義悲六合仁感萬禩以靦當日之舘面授衣爾門延敵昧衛離之洪義拜殿下而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廣崇讓論

或論於張子曰徐劉贊以世多進趨廉遜道缺著崇讓論

思以矯之其意偉矣然業觀犇仁激蹶莫先伯夸而魏甚譏其愚闇至德無名首推泰伯而王充姍其刑餘謙克之道不其然與聽實聽熒願決所守張子曰唯唯余聞之古諺曰終日讓路不枉百步終日讓畔不失一段誠有味其言之也衛子產入陳賞辭六邑爵連救趙笑卻千金常世獲鑣礮爽鑠享令名豈不以讓為美德哉故釋之進攬濫世重名李懋服膺謙人知禮謙遜之於風化何如也若以還胎得國姬氏文身而竣生瘯瘏是乃心娛瀛鼎欲學元公求幹交纔自坰仲弓者也其為繇理不足置齒或曰嘗平建謀不歸功於破羌平原摧敵乃推美於進明譏者之

論有左有右將何所準以爲樹鵠余曰君子貴推誠以存理不可降已以殉世宜率心以敵謙不宜矯情以同物猶張老辭卿不如魏絳相如爲國屈於廉頗誠審其幾也則是充國自守非同忌克將與廉藺比美矣與卿退遜失於明諦殆與黃公同譏矣或曰寵以梯禍乃貽譏彼叔子抗疏不拜南城郡惜資輕不赴大郡不過廣鬼瞰之懲未必從鵷鷺之恥慶延拜手不共遜與余曰管鮑窮餓分金二餅還來獄賜牛一頭屬在明庶尚敵德甚吾觀鄭袁十謝三公恐傷和氣蘇綽固遜典選服其精心避賢者路此風未息固不獨穆子之讓韓起子皮之聽國僑也或曰

孫饒戒子受封纔臣承宮避世委捐禾乘近於擅利隣於
獵名君子何則焉余曰不爭肥沃之利者乃保世之長策
不辯疑似之嫌者又守身之良圖彼係伯種桑每開數尺
阡陌移徙輒餘一丈況都君擾境周原讓畔而歷山尚有
爭陂之夫虞芮競無隔田之棄乎或曰子之所論爛心英
談溢目可謂狀細而辯循刻而語矣彼劉子分別賢否乃
涉詭微闕滯傾光恩爾通裁余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者
以其善下也日月所以為七曜先者以其能闕也而執雌
持下金人三緘之銘也知白守黑柱史五千之指也今或
以卑下為匪怯以亢厲為雄桀以退遜為污辱以上盛為

振拔或遇暴抗轉生慍恨是非棼淆毀頌興則禍之去也距脫穊之來也孝廉是末游君子之國蘧蕭稷之輩也彼楊魏忿猲獦相嚙甘賊之論殷許爭競郭璞占大壯之卦可知求勝者遇岸之險路不爭者表應之要術矣昔乃以屈為伸以退為進又若法之貪垢非聖賢之撝謙也故賢哲明則讓不迷讓不迷則禮有主矣倘使鍾會鄧艾無傾軋之謀循遜順之道則功名且延於後學齊稱方轡于簡策劉氏之論何為作哉

命論

或問于予曰伯牛歎芣苡而厲顏淵望匹練而夭卜商嗑

衆居而喪明子賤逢田驅而殘領賢者之遭酷罰如此也盜跖凶鷙而白首莊蹻橫虣而黃髮鄧公鬻夫坐臻二百之壽齊景肅主生享千駟之樂信天道之難知乎何祥殃之靡準也予曰是則然矣不見桃李之向榮于春夏松柏之後彫于秋冬乎其早穫者非皇天之獨厚其晚翠者非后土之特豐其所稟受不同詎冥漠有所左右耶夫父母之于子豈不欲其形骸之端正性理之和平智慧之聰達乖歲之旗鬣而或跛躄或頑鈍或駑驁或短折者何哉由受氣有醇駁賦性有清濁降形有妍媸生理有修短禽人洪鑪從埏與躍冶殊情泥受陶甄堅緻與苦窳異器職是

故耳或曰人之美惡既定于生初矣何以砥礪者得公侯嬌豔者據要津弦直者棄道邊冰清者饑窒谷似玄黼出於鑽營爵祿不歸於斗極也乎曰孔子大聖也攝司寇者數月老聃至人也守柱下而藏史而三桓分魯六卿專晉雖鵰張于一時鴟鳴于二國卒之子孫式微羈齏鬻沸謂之者污口醜之者洗耳嗤嫉者擲趙王之璧稱猶龍者錫予帝之大號以此而推天之于聖賢奸雙何燭照數計之不爽乎或曰天之愛物無私也何不齊后稷于彭鏗均黔嬰于猶頓而爲堤墮池乎曰夫盛陽呼茶之期而藿歷枯死窮陰凋謝之候而薺麥獨茂天豈有心哉吾觀時事机

楻國勢孤注烈義者決脰以捐生負刃者劃名而蒙恥亦各其志耳若乃世際休明寰海樂鏡干戈戢戢燹燹不興陳平之六奇不用諸葛之八陳無庸其時雍容廊堂杖節邊垂相不必姚宋而庶績熙將不必孫吳而四夷服亦由所遭也命有三科援神契之與論命有二定申包胥之昌言子何疑于通塞之殊遇善否之異報與客乃摳衣而起斂袂而稱曰向以爲人力可以致尊顯而不知花之墮茵溷隨風而至也彼蒼可以囘天札而不喻酒之有醇薄因麴母而分也敬聞高論如發矇焉

氣論

天之下地之上皆氣也太虛不能无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太虛也實莫實於此矣浮層以山河大地等之野馬塵埃旣不足以知氣或又以驕陽亢旱蘢極震陰遂疑氣之蜿蜒扶輿盤礴鬱積亦有不周到之處不流行之時夫嵩高九重斡維繫之緹室之灰候律而飛天之上地之下皆有氣以鼓盪若其不降不升正猶人身之血貫于膀胱胃腸脾肝肺腎之間而有癰結焉則斃矣從執此以論安孰甚焉我無以驗之但以顯然者驗之銅山崩而雒鐘應蠶絲珥而商絃絕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賁星墜而渤海決陽燧見日則然

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以至雉寶之鐵躍于池內賁鐘之鐸鳴于土中虎嘯風生龍騰雲屬磁石引鍼琥珀拾芥迴目知晏陰諧知雨是何也皆氣之感通也上則為日星下則為河岳幽則為鬼神明則復為人鬼之氣屈神之氣伸此二氣之說也以一氣言之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方伸者鬼之神也儒者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曰養氣而已矣養氣之道使其聚不使其散使其斂不使其浮使其下不使其亢聚則彊斂則聚下則斂靜如大帥專如嬰兒一值時勢艱虞奸人窺伺敵國外

患糾紛盤結向之號爲推倒一世豪傑者志忘焉趦趄焉如首鼠如死灰如敗鼓如啞鐘而獨謂笑喬嶠權鬣不避臨事制宜斷色不動衡小忽謀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者可以薄日星可以貫金石可以泣鬼神矣噫若而人者吾安能見之

惜赦論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惡者多赦先易後難法者無赦先難後易惡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是誠爲政之軀鑑也諸葛治蜀不輕語赦或有問者公答曰治國以大德

不以小惡爲非深有味於其言哉而世儒遂以諸葛治雜管商申韓不純王道譬之姦矣夫古者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惡其民竝爲敵讎罔不寇賊消義姦宄奪攘以革命受祚爲之父母乃得一赦也若慶賞之言眚災肆赦眚災滋孔氏謂過而有害乃緩赦之程氏謂眚過也過失而入於辠者災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眚則縱肆實緩之災則赦而除釋之林少穎謂眚災者不幸而入於辠戾其辠非己作或爲人罣誤而入於刑如論語所謂雖在縲紲之中非其辠也如此之人情在可矜逋逃未獲則肆之已獲而用𥌓則赦之曾氏又謂自生謂之眚天火謂之災

眚災雖有所肆亦赦爲其說雖覈要非若後世之元惡大憝一概蠲滌之也如大學亦赦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亂莫大於是而豈致治刑獄之道哉故吳漢對光武曰願陛下慎無赦而已先帝曰吾周旋鄭康成盧子幹曾未語赦求鈹賁黨禪曰赦者偏枯之物也諸葛公可謂能慎刑

貪吏論

嗚呼貪吏之蠹國病民豈非不顧天理不畏國法者耶或曰貪猶勝于酷貪則脂膏自潤谿壑可盈嘗夜衰金不耻銅臭日中攫市若蟇擅行是偷兒之不能得廉名也若酷

吏之爲也高秋鷹隼所當者破迅怒雷霆所向必摧淵魚難逃烈火誰犯故太史公傳酷吏而不傳貪吏也余曰否否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解之者謂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吏有貪者則感而生此然則貪吏之害民殆如螟螣蟊賊之害苗而謂可寬貸乎夫貪人敗類其欲無饜見清白者而生忌則讒毀之見富厚者而挨誣則侵奪之其始也如穿窬之攘竊繼則黷貨于國門卒之放手從心如虎狼之吞噬敲朴誅求民之膏血竭矣是貪求有不酷者也觀于周紆免歸築墼自給董宣既沒布被無餘安在酷之必貪乎諺曰魚不畏網而畏

鵜鶘獸不畏射而畏陷阱盜言貪之尤類食鹹鹽而仍饑飲江海而猶渴也滋法盜律有受賕枉法之科罪至死又贓吏子孫錮及三世不得察舉唐睿宗太極元年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大辟罪以下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宋初南郊大赦十惡攻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赦是知亂政同佐商后倍其巫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而宋均叔庠乃云吏能弘厲雖貪汚放縱猶無所害至于苛察之人身或廉法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由此而倍如是古言何興譽盜贓之剗肝而譽脊齊之食微乎

無訟論

孔子有云必也使無訟乎蓋大畏民志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故無訟也不謂今貪酷之吏亦能使民無訟幾與聖人爭能其故何哉彼其貪狼爲志剝膚爲心樹之以爪牙陷之以罟擭而攫取其貲殆如焚林而田者之無逸蹤竭澤而漁者之勝鵜鶘也而又變亂黑白傎到是非可以使伯奇爲貪夫共姬爲淫婦可以使田常爲忠臣莊蹻爲烈士其始也奸民乘之訐告快逞其私久之亦深被其毒而不願終訟于是乎訟竟無矣若乃廉平之官感鵠亭之鬼可洗數年之沈寃剖雞嗉之穀即以決一旦之爭蹶白骨于

以生肉載鹽可以望天鄰縣且來投詞里民雖肯卷舌朝訟夕結役不煩錢而牒訴諸轉紛紜也于是乎多訟鄭康成行露箋云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訟亮哉觀于此可以見世運之升降可以驗吏治之純駮而聖人爲不可及矣

養素堂文集卷十七

苕溪張澍介侯

論二 議 篇

姓氏論上

何人而不有姓也何人而能知姓也不知其姓則不知其性矣不知其性則不知其生矣姓者生也山有脈也脈爲來龍水有源也源爲發泉草木有根也根爲本山自崑崙分不知幾千億峯也水自江河分不知幾千億派也草木發爲枝葉又不知其幾千億枝葉也而苟診其脈尋其源歸其本固可以得山之性水之性與草木之性矣而人姓

之性豈有不可得而識別者諸姜之性宏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慤劉范之性急巇偃之性雄尚呂之性惰熊羋之性躁姬黃之性廣曹檜之性偏蓋古人因五音以定姓又因姓而知其性知其性乃知所以生矣後之人遭仇離而改其姓蒙叅養而冒其姓甚且畏權勢而易其姓槩稱冒而假其姓久之則迷其始忘其祖矣彼佛家者流乃背其父母棄其妻子不姓不氏其徒亦廢其姓氏而從之咸改姓為釋亂先王之大倫瀆生民之正典何其不仁之甚耶故盡性者必達乎理知生者必至乎命豈徒稱申都信都申徒申屠之皆同別長勺尾勺長孫長兒之

各異而已哉

姓氏論中

嗚乎姓氏不明世次必亂人倫因之瀆紊風俗繇以衰薄所必然也堯伊祁姓也舜姚姓也瞀昧者以爲皆出黃帝是重黎爲堯五世從孫乃妻五世高祖姑矣賴有呂梁碑足以正之伯翳者少昊之後嬴姓臯陶之子也即大費若伯益乃高陽之弟三子隤敳而或混爲一人無怪以女脩爲男子以大業爲即臯陶又以大業之妻女華爲大業之子矣且理李古通用字也呂氏春秋云臯陶爲李李者理官也其後有理氏李氏蓋以官爲姓而淺者謂生於李

下或又謂因亂食苦李而得姓爲李先則云老子母李氏女老子因母以爲姓范祖禹乃譏史以北爲大理屬不經以李氏出皋陶爲非是亦不究姓氏之源流以臆爲說耳彼張納之碑以張本於張宿弧敏之嗣以弧因於弧星何所依據造是詭言張王李趙易是類謀謂爲黃帝所賜姓而姓書則謂王出靈王李因老子張趙始周之中世而不知商有李徵夏有趙隱王倪在唐堯之代張若爲黃帝之臣也若乃改苦爲蝮翌李爲虺易楊爲梟變蕭爲蛸削孫爲厲没寶爲毒損元爲兀以惡號加之本支而族誼離矣張爲叱羅劉爲獨孤王爲鉗耳侯爲賀吐李爲徐何李爲

晉屯田爲紇干以左言冠之中夥而習俗移矣銜蔡學婚篇編辨姓系君子深嗤其斁倫魏帝會拓拔紇元氏君子疆責其背祖可不省與夫王莽動引典禮者也禁元城王氏勿與同姓爲婚而自取王訢之女王伯興康成之高臣也爲子納處道之女託以爲姓同源異昌黎張仲取范陽張璉女弟問於張卓而猶連姻江南陶穀唐氏子也後納唐女士有譏者則以爲正自殊出是學士大夫且悍然不顧典禮又何怪民風之澆惡乎然吾觀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褚族而王源爲息鸞覓婚沈休文見之彈事李揆本隴西名門而仞李輔國爲會行縉紳以爲姍笑可知

清議尚在人間也後之人可不重本自愛而甘蹈卑汚以
隳祖辱宗點世塵家哉

姓氏論下

嗚乎今之言姓氏者吾悲焉悲其憒於姓氏之源更改之
故假冒之由譜牒之譌從習里巷之鄙說據家乘之荒言
而淆亂之也炎黃以來族姓稀少未若糾紛降至唐虞平
章百姓諒自犁然夏商之際土姓錫人紀脩定無棼紊洎
及有周小史奠世系司商協族姓彬彬乎其有章也春秋
之世魯衆仲鄭子羽晉胥臣楚觀射父咸明姓氏言之有
徵而世本一書獨爲精核皇甫謐以爲左氏所箸至於炎

滅劉氏承堯始於士會然周初匡俗事老子劉越可知劉氏非自秦方有也班孟堅自叙家世出於楚之鬭班以虎有斑文乃姓之然班宜作斑或古字少假斑爲班耳揚子雲家牒言揚出於晉之揚侯而顏師古駮之謂無逼揚侯之事雄之自述蓋疏繆東京以後作者曰槃圖稱風俗傳亦言姓氏未能悉備王符姓氏志祇疏列國之氏大有牴牾應劭姓氏篇稍及後世之姓不免騎駮如潛夫以宫爲出宫佗不知虞有宫之奇咸出於齊威王不知湯有咸子伯仲瑗以桐出於桐門竟忘軒皇之有桐君懿出於齊懿又忘桓公時有懿氏皆其漏略者也迨三國時管寧姓氏

之歌湮佚不傳薛綜宗譜之圖制服是辨雖爲徵據以攷
源流而晉杜預世族譜誤以庭堅爲皐陶之字復以蓼爲
皐陶後偃姓夫皐陶乃少昊之後四世而庭堅則高陽氏
之子六皐陶之後蓼乃庭堅之後也皐陶之後有舒蓼而
非蓼舒蓼偃姓而蓼乃姬姓也降至六朝競尚門第三公
之子傲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而何氏姓苑傳
昭姓錄大抵紀鼎族而略寒宗是僭三卿賢于四科矣李
唐以來其書浸多令狐德棻岑文本高士廉等奉詔所纂
之氏族志一百卷許敬宗李義府孔志約等所上之姓氏
錄二百卷雖不可見然唐書世系表根於諸家之書僻錯

百出則原編可知林寶元和姓纂治譌承繆最爲亟惜東平陵之終氏譌爲陸終氏吳講夔之子厥由譌爲周人姓厥名由列禦寇姓列也而以列禦爲複姓落下閎姓貫名閎也落下乃巴郡地名而以爲複姓此類殆不可枚舉其時李利涉之編古命氏孔志之姓氏雜錄韋述之開元譜崔日用之姓苑略張九齡之姓源韻譜徵引於他書者彌復馳謬趙宋之時身不重鄉貫家不尚譜牒而鄭名世姓氏辯證朱元晦亟稱之以爲熟於春秋時事而一往謬盭如體瓣書名也而譌爲人姓出就遼濮匈奴部落也而譌爲校尉遼濮似此者不可勝摘王伯厚姓氏急就篇多承

舊說亦未能考正是非如僖姓出黃帝之子孫而以爲出曹之負羈伊姓本於堯時伊長孺而以爲始於殷之陟齊如此者不可更僕鄭樵之氏族略自矜得意乃乖謬盈千如酈𤼵豢龍氏之後也而以爲融夷彤氏姒姓國也而以爲成王宗枝鬻熊卽鬻子也乃以爲熊十世後有鬻子越質鮮卑姓也而以爲越質詰氏不知乃叱黎之子詰歸如此者尤難悉數明人所籍道聽途說繁之自鄶又何譏焉總其疵瑕略而言之如以皇出三皇巢出有巢赫出赫胥雙出𣗥雙終出陸終岐出文王中出子牟恭出申生師出師曠斯出夷種宗出賨人慼出慼公兒出譜兒權出灌檀

麥出麥巨麗出高屋泉出白水所衍于伐木液始于煮湯烏胎于烏枝鳴桓分于齊桓公又以藹由于萬人得天下三原于三州之殳子務因于牛哀之食務慭根于才子之慭和聖肇于贊歎之謚聖審起于面埶之審曲蔄基于居殇之饒栒畀本于外國之畀耳如此之類殆同瞽說殊非雅言且復脫漏姕費編摩此予所爲發憤慨嘆糾摘詆訾勒成五書以質後哲也

人才論上

何古之人之才多也遺之大而不懼投之艱而能堪其恢恢乎游刃有餘綽綽乎展足不蹶是豈鹵莽以將事儌倖

以成功哉自其始不移于物不滑其眞凡兵農刑樂工虞水火無不𢧁歷鍛鍊以求造乎其精而又養之以三物六行以固其根本是其所學者正而其德裕也學正則不爲縱橫押闔之術德裕則不爲容悅懋詖之行當其伏處衡茅不求聞達𢇁𢇁若無能者一旦膺徵聘而出典章若素諳政事若孰習舉而措之有旋乾轉坤之力而無雷振風動之迹天下晏然如委裘也即或時事艱虞外患兵戎內變肘腋羣疑滿腹首施兩端而獨不動聲色鎭靜如常摧殲寇于談笑消讒謗于無形宗社苞桑茅檐鳧藻若是者得不謂之才乎哉然其人固未嘗以才自衒也小心敬愼

鞠躬盡瘁曰吾以奉吾職耳後之人嗟歎而愛慕之以爲才之兼于人也爲知其學之者爲何等德之積於厥躬者一發而攸往咸利非臨事周章以襲取之者乎

人才論中

今之人豈遂無其才哉然今人之所謂才大抵皆古人所謂不才者也以淸勦鈔名譽以接納獵爵位既而以容默固巢窟久之則兜詭鉗忌以箝人口泄泄然襲承平之久享也遑遑然惟貨利之是殖也他人之以才見者不惟不褒薦之則曰是好舊事是好貪功必抑塞之而後已是乃今人之才也或曰今之膺大名登膴仕者詎非才乎哉余

曰是則然矣余嘗見其設施矣朝出一令曰某書院缺膏火各府縣其捐之以佐士攷出一令曰某地有盜賊其添兵數名以防守究之未嘗造一士秖以數金月費糜之也究之未嘗獲一渠地方之報刼者置罔聞也凡若此者何也曰吾以盡吾職耳偶有水旱不思撫綏之道則曰此天災也今之民不良甚矣安可無天災以懲創之其理刑名也務欲脫凶人之罪曰死者長已矣生者吾脫之可以廣陰德其取人也以奔丞爲勤幹以營緣爲曉事以糢糊爲得體圖必如彈丸柔必如拋毬而中才以下之人從風而靡皆潰爛於其中而莫之返稍有克自樹立見頭角者則

挫折之困辱之甚且假事而罷斥之於是世乃無一才非無才也陰柔之氣蘊結既深則生爲蟣蝨虺蛇狐狸種育既蕃相與噬齧不至於滋害萬物而不已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剛陽也天地日月山川非剛不立知乎此而可以得才矣

人才論下

夫古人之才既不出於今世而今世之才又皆大遜乎古人然則天下之事將委諸此無才之人乎曰今之才不可於帖括時藝中求之也不可於高談性命中求之也不可於考據典故家求之也或曰然則今科第之人皆無才之

可取乎曰是不然科第中未嘗無才也其人而果才也未嘗不可借時藝未嘗不可講性理未嘗不可言考據其人而不才也則借時藝爲進身之階講性理爲護身之符言考據爲獵名之具耳夫所謂才者如深山大澤蘊稸深厚絶無崖岸圭角之形凝重不遷靈珠在握故其處無事也若有事處有事也若無事隨所値之地而皆有以展布焉不爲威折不爲勢回定大疑決大難如燭照龜卜之不爽朝潮夕汐之必信胸無城府藏百萬之甲兵心有秤衡平兩端之熟備是其識通達而無滯其學淹雅而不窮故其才泛應而曲當也彼故借喜怒以市威權廣布耳目以炫

聰明外假謙恭以昭大度偽為廉儉以矜清名謬託經術以示果斷而且逢人言體用到處說猛寬若而人者非惟不得比於八元八凱且流於四凶而不自知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亂征論

自古奸雄之遷鼉鼎者必先竊其兵柄而後敢鴟張滉晃而自王倘有精明剛斷之主簡用忠亮彌毅之臣以為之輔雖有捇歷陸梁之夫亦未能遽爾革命不過伺釁而動不於其身則貽之子孫耳當夏仲康之時羲和俶擾天紀乃命亂侯以六師征之蠹羲和黨羿者也征之而聲其辜

誅其身即以羿之恣橫亦未敢旅拒王師以爲之援故仲康猶得享國二十八季也宋蘇軾謂命亂作語咸由后羿挾天子以令諸侯如後世司馬懿之誅王淩諸葛誕蕭道成之制沈攸之楊堅之除尉遲迥翦除異巳爲攘敓之謀殆失之矣果如此則孔子何以列之百篇之內哉夫木有朽也而後蠹生之隄有隙也而後蟻潰之至相以優柔之性姑息之政失其兵柄故寒浞得以肆其梟獍逐之而復弑之與夫以羿之信讒棄賢恃射從禽非有深沈大畧尚能覆國如振槁然後之人君可不剛其氣健其行而顧效其植弱難於後死壽梧桐於墾和誕爲娛樂授人以大阿

而墟其社屋乎故予讀亂征而為之三嘆也

季札論

箸唐獨孤及為毘陵郡守作論貶毀季子以為廢先君之命非孝拊子臧之義非公執札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是吳國之釁皆自其讓啟之嗚乎何摘瑕索疵掩其弘美乃爾耶是殆祖桓譚鄙笑之謬說也余即其事與其言而推擇之而後知其心為可悲節乃足尚也方王僚之見殺也國人皆以季子為賢而欲立之季子不受者非博讓國之高名也以為眾殺僚而立吾吾而受之是吾與乎殺也吾與乎殺與曰人猶得以與殺而嘗議之廢置之嘅且無已

況公子光耽耽虎視乎故徑返延陵躬耕不顧以終其身聊以達節守節之言釋國人之繾綣耳其與衛鱄自棄于野織屨食貧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何以異哉至于投縞子產之家勖爲政而慎禮帶劍徐君之墓輕千金以明心是其篤友誼也觀周樂知列邦之風依聲以參時政葬嬴博掩廣輪之坎左袒三號以行是其達幽明也若乃呼負薪者拾金求黨言而下謝聞鐘聲而不宿譬燕雀之幕巢則有容可師也知叔孫穆子之不能擇人不得其死勸晏平仲之納邑與政以免於難則先幾可法也彼叔弓含酖臯由干佐伯車愛犬告在豐財后臧棄毋諸粲終不

正視予拋貪馬率屬且以叛蕭何能儷此懿行茲乃高風乎宜吾夫子銘題予后歎息慨慷也夫

擬范蔚宗逸民傳論

三五之時麋邈矣洪崖高蹈廣成幽棲巢父洗耳許由逃濱遐哉邈不可追已降及夏殷栢成辭爵而躬耕卞隨闢讓而懷后厲操遂志翼乎尚哉周之興也方輔箕蹇夷齊采薇上不逼以軒冕下得成其峻節占飛遯者非矯俗守盤桓者乃居貞亦由其介性然也春秋之世長沮桀溺晨門接輿荷篠擁𦀤之倫咸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漢之初起淮陽應曜名與四皓齊光魯國儒生耻與叔孫茲偶雖

激勸之塗末關而貞亮之志彌確豈非蟬脫浮埃之外騫游霄霓之表者乎王新都以奸詐竊位動懟古昔亦嘗埀芳餌以釣潛鱗引弓網以羅逸翮希博好士之聲襲收羣英之效然埋逸之士嵌巖之儒皆望弓旌而逃名晁東帛而匿景何哉由矯誣之政行而汲引之意虛也世祖中興思賢若渴屢下尺一按求巖穴宜其彈冠相慶于于然來然或託耄老而回車或佯疾病而臥巷如逢萌郇恁郇越其人者亦有不拒詔命翻然俗賓乃箸綃頭而不謁對殿陛而不臣又或張目加腹翹然自與不屈詔命如周黨王霸嚴光其人者是皆志潔秋霜行皎皓月亭亭乎處士之

孤芳逸民之秀挺者也若乃桀傲不恭誕言抗主如河上之對孝文成公之答成帝有違中行皆所不取爰綜其清風亮節臣厲貪頑者列之於篇

漢高祖分羹論

世儒輒以劉季分羹之言爲無人理而詆諆之是矮人觀場之見也夫項羽雖凶暴有婦人之仁者也漢知其然故以吾翁即若翁之言動之又以分我一杯羹之言挑之項羽聞之眞以爲若翁即吾翁矣其尚肯殺之負不義之名乎此漢之譎也楚人墮其術中而不覺此必出於子房曲逆之謀漢高儱侗固不辨此倘使漢高哭泣哀求楚人以

爲濂之必欲得太公也其殺之必奐分羹之言此謂以不求求之也彼淺者烏足以知之

譙國冼夫人論

偶與友人言冼夫人事友多詆餙佘𢘛然乃作論章之

嵡許負謚相爵鳴雌亭侯之封杜姜通神奉東陵聖母之號金章紫綬丞相拜虞母之堂青蓋黃驂都尉隨董女之溤尊崇旣濫功績無聞卽溤嫽乘錦車秪憑口舌以持節畀彌受金印軏藉貢獻以希恩雖師氏通經賜儀成之丹轂韋母授學坐宣文於絳紗可語淵身雖言報國豈有飛蓬提三尺之劍拂柳揚五丈之旗蒙楯蹶蹻靖海隅之氛

燧張宣置吏備刺史之威儀如譙國夫人者哉或者謂李
波小妹善馳馬而運矛盒禕胡娜常服韃而調矢高氏之
禦突厥協佐古元劉媛之守代奴匡襄李謹踰城救父尙
崧之女乞師拔圍出夾劉遐之妻燒甲烏在巾幗必乏梟
驍余曰是則然矣彼扆毋虺吹偕步民而搆亂綵氾蛾伏
共韓廣以稱兵遲昭能入投聚眾河阻冒毋殺游徼負嵎
海濱徭扇雌風罔尊正朔況扶南柳葉雖壯健而身委混
塡黎酋玉娘徭號令而命頤蕭斧又何能忠誠保吉視履
考祥綏百越以晏然平五嶺之叛換奮兩鸞鏡濱風雷入
陳之圖髻挽山雲奮椊易萬人之勢乎乃知七尺長乳奇

儀早籌於占蛇三捷望仙巖律無愁於喪馬鼓吹旌節受之何慚而且測蕭勃之潛謀聰鑒無殊於佘氏輔馮寶以守正智算有類於比鉗可謂璇室之雄兒沙場之梟將矣軍號娘子鳴銅鼓而士氣飛揚城列夫人拔赤幟而軍心固守以視道宗之驕家彌有須眉若況河東之吼獅妄搖脣齒者也

議

捍水議

玉屏雖蕞介邑爲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執據其衝要而城瀕大江坐㳂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

被潰決入國朝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泉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共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低而溼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之之三月陰霖日久潕江暴漲驚濤濆薄水不入闉者僅尺許心甚恐之蓋江流自溝洞入熊谿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佹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齧巖蓮峯隔江夾峙崎岸既狹疏瀉未易埶亦逾奮迅倘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齧山以行而與城爲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以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以與之則

殃民殃民殃民則蒼昊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垌相地勢思有以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爲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以擴江身俾廓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爲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議以俟後之克舉者

脩瀘谿縣城議

今縣城高不踰尋庳乃成堵不必縣衙卽可登陴衆以甎石淪褫荆榛蟠糾鼠竊狗偷之徒攀援而乘之也易易雖時值隆平夜戶不閉而思患預防烏容已已儻值有事風

鶴頸鷺踵之而不能柵之而已緩適足快狡焉思啟者之心也擬於豐歲上請雇將恊令富戶捐助整飭小而能堅守之足固則即豐護邑有抗敵之功新平巖城無缺角之恥渠非未雨綢繆之計乎

篇

茂學篇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藝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儷由其采掇陳言罔知習學也乃倣古人讚學勖學勸學厲學之文為茂學篇以詔之

余聞之葛洪曰學者所以清澂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曰

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曰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曰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晝曰人不學則才智痼於心闇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焉可已哉今夫蒸梟之溫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剸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乘欲陵溟漲以泳游必泛艅艎之蠶是以蠶之不繅則素絲蠹矣目之不茶則吳鉾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斷則元音閟矣故曰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仞之陥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壑之深也而顧奘詬無志呰窳無情羇神於世務蠡午於微細不勤焠掌之勞甘受嘗心之詆未省牛毛之

功類吞鱷雲之喻何異狄山之覘因蹏淬之委蛇乎且所

謂學者豈弟泥訓詁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

已哉吞蟣覆笠天胡爲而倚杵斷鼇步玄地胡爲而息壤

日月何以有朓朒山川何以有肺目鬼神何以有形聲制

氏之樂何以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以秖通於緜蕝非

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晉以畫卦燧人因鷇啄

以鑽火有熊聞鳴鳳而調律倉頡觀鳥跡而作書邑夸法

斗旋而作輅芒氏效蠶絲而造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

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矞宇嵬瑣之是急談惈偈

解之爲姣以天理爲粉澤禮瀘爲橘櫞仁義爲桎梏詩書

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剞劂冗髩誣瞀衆分從疑聖嚳
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兮谷之譚畫瓶發喻之
旨競扇風規從事瀵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
功是瓊甑瑤釜無爨炊之用鏤弓鈑絃無支屈之能故曰
不聞丸乳之音不知絲竹之滑勵不服六章之麗不知羈
齎之懸囊也夫文公多藝也而朝讀百篇尼父屢度也而
鐵鏑三折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懸勞瞬誦覓且畫謂
方外掌擘攀寫儀秦游說股書囊題見覓帶經以粗耨路
生戲蒲以緝編黃霸下廷尉以受業邪卿處複壁以劬功
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匹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

洞精道奧窮測微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況五十游學尉爲老師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冀桑榆之效恨望東隅則懸不愈而智不勝世將厭厭之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學集則孤陋邈於貴游故曰覩姑櫟之枝足以知其本之脩巨也覽汪濊之波足以覺其源之淵邃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之知晏也猳犳之知雨也雛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螣蛇無

翼而翔空蛣蜣無鼻而聞香蜸蠶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
目而率魚蝦帶江無面目而識奇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
而入不知則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銅山崩
而洛鐘應嶢山陁而游落竭麒麟鬬而日月蝕鯨魚死而
彗星出問之有畢漫者矣其何能詳威斗而釋璉鍬注紫
臺而龠梧酒戠衜澈仲嚪俞兒新公知澮狸男倩喻畢方
廣川識亟常中蠱通貳負劉杳審仲師元遜曉傒鑿壯者
嚭海鬼方古洞章者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讀析羊腸
之坂敲宗核纈項之虛趙逸謐太歲之寺子野考滑題之
邦張譽測金魔之飛僧孺悉石鍼之用江淹推科斗於周

宣斯徵犀鐏于於干寶東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寶婦蜿於勃海鄭歆悟山銘於州里寶儀對乾德於四垂董蓑嚟舊鷲於狄泉隱族定罨盂於東夸以及辮鮻鯉之獸形聆角觿之人語數白馬之祠祭驗黃蛇之阿麼鑿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之鳥篆解齒決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即桂露飲能言之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讀元緒之筋古木烹買詘之味菖蒲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羊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鮓枅櫨節蚘蟲之毒燒石投獏獨之舌烏梅煮橫公之鱗事無前聞情疑浮誕然精驗潛効有同響禽亦由沈瑿烏冊鑽習龍經故能濬情源於秀

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攄心揖志磨礲就業則精神曉泠鈍闇條達猥俗不足以摸蘇浮名不足以營慧咸能洞知能之蘷蘽極文雅之英雄矣夫雷震之聲可寫以鐘鼓風雲之變可通以律管而謂聖心賢凡箸在往錄抱風合効詎離黨朋乎故曰砦繇雖啫而與辯者同功子野雖聾而與離朱齊明也可不學哉可不學哉

釋衣篇

褔頭衣也次衣也冪羅面衣也龕襬耳衣也褠臂衣也韍亦臂衣也罶幕脛臂衣也韈足衣也亦佮袜袴脛衣也韝尻衣也禂小兒頭衣也曰小兒巒脊頭衣也褓褯𧞦小兒

衣也䘨衳亦小兒衣也䙝䘳小兒次衣也褩小兒巨衣也
𧜫褓負小兒衣也䙝雨衣也襸襜亦雨衣也䙪襏亦雨衣
也袀纑涼衣也袢暑衣也𧘝大袑衣也䰄長衣也䘸長衣
也又衣開孔也褩亦衣開孔皃也䄠袤長衣也移長衣也
又衣張也翕呷衣張起也袁衣長皃也袣衣長皃也衯衣
長皃也闒易衣長皃也袍䙘好衣也袣衣好皃也褻褻衣
好皃也䙐䙞褋短衣也裾袛裯短衣也襦羅衣也又短衣
也䙝大衣也襂衣博大也䙙小衣也褊衣小也布毋縛小
衣也裉垢衣也袾䘻敝衣也䙏袴皆敝衣也㡚衣敝皃也
𢅻幨衣破皃也袝故衣也裉䄠敝衣也褸衣壞也䙝亦敝

衣也𧝁細布衣也褐粗衣也袷夾衣也褆褆衣厚也襛衣
厚皃也襞疊衣也穪衣單複具也裖䘸皆單衣也褠袗亦
單衣也褠亦單衣也襲重衣也褺重衣也複亦重衣也襴
重衣皃也䘑衣一襲也衵衷衣也衺襹衣也褭衣內也裱
上衣也襍衣裘也褻親身衣也褕近身衣也襗褻衣也厠
牏中衣也連縺緾衣也襘衣帬也綳緤補衣也褷襹羽衣
也褧毳毛衣也毵毿衣也被寢衣也褱香衣也䙰丹縠衣
也袗孑衣也又畫衣也袨黑衣也袀亦黑衣也褚絮衣也
䙱衣光也綷縩衣聲也䙳縩亦衣聲也䙴䙵衣聲也禄褳
亦衣聲也縩衣聲也䙶新衣聲也旇衣服皃也佔佔衣䙷

皃也襒㣯衣參差皃也畐披衣不帶皃也製裁衣也初亦裁衣也𢧵製衣也襔縫衣也襞襵衣也䌷浣衣也煩擀亦浣衣也褫脫衣也褗𧝓衣領也襋衣衿亦衣領也䘸襝亦衣領也褰衣前襟也褚衣上羅也䘸衣縷也褾褯衣袂也裿無袂衣也襡衣䙝也袉亦衣褰也絝收衣裹也襡連腰衣也䘿衣無色也袷衣無絮也褶衣有表裏而無絮也袒左衽衣也抱腹無襠衣也襤無緣衣也䙀衣無裏也袪衣裹也裾衣抱也衲衣緣也䘥衣䙝也袪衣裻襩也䙗衣裓也裎衣揚也𧝓斷衣也褆褆衣端正也諸于大掖衣也紹緊紩衣也襔亦紩衣也褋南楚謂單衣也布襹荆州謂單

衣也䙝衣䙝也齊謂之𧝓也離褂衣之帶也襹褂衣飾也
圭衣刻形如圭綴衣上也帆衣衿也紟衣系也又禪衣也
幭婦人蔽衣也幉女人衣巾也縿嫁者衣也衶襹皆婦人
上衣也宜衿婦人初嫁所服之上衣也景婦人行道禦塵
之衣也縞衣白色男服也幱裳與衣連也背交衣領處也
褠衣背縫也𧜤衽衣也衬攣展衣也襟奴衣也䙋䙋胡衣
也袧戎衣也裹蠻夸衣也裓亦蠻夸衣也褊狄衣也䙡死
人衣也襚䘼鬼衣也䰠亦鬼衣也襸衣官名也復陶衣官
名也又秦遺䳄羽衣也䘩𧟥衣也褐牛衣也帙書衣也袟
襓劍衣也韜亦劍衣也韝甲衣也韔韣弓衣也韨鞈亦帀

衣也韣韇矢衣也魚服亦矢衣也弢東弓弩衣也帲棺衣也䘰車衣也輜衣車也童容亦車衣也𧝓𧞈車衡衣也微若今救火衣也